



禪機3 神秀偈——時時勤拂拭

《六祖壇經》

祖一日喚諸門人總來：「吾向汝說，世人生死事大，汝等終日只求福田，不求出離生死苦海；自性若迷，福何可救？汝等各去，自看智慧，取自本心般若之性，各作一偈，來呈吾看。若悟大意，付汝衣法，為第六代祖。火急速去，不得遲滯，思量即不中用；見性之人，言下須見。若如此者，輪刀上陣，亦得見之。」

眾得處分，退而遞相謂曰：「我等眾人，不須澄心用意作偈，將呈和尚，有何所益？神秀上座，現為教授師，必是他得。我輩謾作偈頌，枉用心力。」餘人聞語，總皆息心，咸言：「我等已後依止秀師，何煩作偈？」

神秀思惟：「諸人不呈偈者，為我與他為教授師；我須作偈，將呈和尚，若不呈偈，和尚如何知我心中見解深淺？我呈偈意，求法即善，覓祖即惡，却同凡心，奪其聖位矣別？若不呈偈，終不得法。大難！大難！」

五祖堂前，有步廊三間，擬請供奉盧珍，畫楞伽經變相，及五祖血脈圖，流傳供養。

神秀作偈成已，數度欲呈，行至堂前，心中恍惚，遍身汗流，擬呈不得；前後經四日，一十三度呈偈不得。

秀乃思惟：「不如向廊下書著，從他和尚看見，忽若道好，即出禮拜，云是秀作；若道不堪，枉向山中數年，受人禮拜，更修何道？」

是夜三更，不使人知，自執燈，書偈於南廊壁間，呈心所見。偈曰：「身是菩提樹，心如明鏡臺，時時勤拂拭，勿使惹塵埃。」

秀書偈了，便却歸房，人總不知。秀復思惟：「五祖明日見偈歡喜，即我與法有緣；若言不堪，自是我迷，宿業障重，不合得法。」聖意難測，房中思想，坐臥不安，直至五更。

祖已知神秀入門未得，不見自性。

天明，祖喚盧供奉來，向南廊壁間繪畫圖相，忽見其偈，報言：「供奉却不用畫，勞爾遠來。經云：『凡所有相，皆是虛妄。』但留此偈，與人誦持。依此偈修，免墮惡道；依此偈修，有大利益。」

令門人炷香禮敬，盡誦此偈，即得見性。門人誦偈，皆歎善哉。

【悟因長老尼如是讀】

有一天，五祖向大眾發布：將請畫家盧珍在寺裡的步廊繪製「楞伽經變相」以及「五祖血脈圖」來流傳、供養，也讓大眾從圖畫中得到佛法的熏習。

除了這件事，還整理出一個布告欄，讓大家寫上修行心得，相互學習，如果境界到了，就把「六祖」的位置交給這個人才；如果，有很多人都達到境界，就表示很多人同時都得道了。

五祖公布這兩件事情後，大家心照不宣望向「神秀」，他是上首的教授師，是個出類拔萃的人物，受到大家的敬重，大眾都認為心得應該由他來寫。

神秀知道大眾的想法，他也願意將修行的成果寫出來。經過多日推敲，最後，趁著大家夜裡休息的時候，把自己的心得寫在走廊的牆壁上。他寫上：「身是菩提樹，心如明鏡臺，時時勤拂拭，勿使惹塵埃。」

這個偈頌把「身」比喻成菩提樹，「心」猶如明鏡的臺座。

「時時勤拂拭」的「拂」字是去除塵埃的意思。當有灰塵的時候，要把它擦乾淨，鏡子才會明亮。

「勿使惹塵埃」是說，如果不勤於「拂」，不勤於擦拭，鏡子就會髒污，修行應該要勤，才不會使鏡子惹上塵埃，以致無法映照出事物原本光明的面貌。

第二天，很多人經過走廊都看到偈頌了，五祖也看到了，看到字跡就知道是神秀寫的。五祖說：「哦！這偈子寫得很好，大家好好的背誦，依照這樣來修學，就不會墮三惡道，同時也會道業精進的。」

於是，全寺都可以聽到傳誦這個偈頌的聲音，這是寺裡的一件大事，也是一個新的學習課題。